

「长篇小说」

婚姻像

花儿一样

乔华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长篇小说」

婚姻像

花儿一样

乔华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婚姻像花儿一样 / 乔华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04-2280-5

I. ①婚… II. ①乔…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2504 号

婚姻像花儿一样

作 者: 乔 华

责任编辑: 张铁成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封面设计: 赵 瑜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http://www.nwp.com.cn>

<http://www.nwp.cn>

版权部电话: +86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89 千字 印张: 17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2280-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录 Contents

001 < 第一章 暴 富

长年恨铁不成钢的老公倪小龙，突然就成钢了？突然就能赚大钱了？我这悲催一族嗖地成中产阶层了？

004 < 第二章 乐极生悲

他先是从策划摇身一变成了副总，然后从副总摇身一变，成了公司里唯一被开除掉的副总，同时还是公司里唯一干了五年被开除掉的策划。

014 < 第三章 商场失意，情场得意

倪小龙这才注意到邱紫璇的手也很漂亮。手指颇长，每粒指甲都像它的主人那样妩媚。

023 < 第四章 当老总累，当老总的老婆也很累

她是老总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怵怵怵，她是老公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029 < 第五章 当落魄老公遭遇成功初恋

那个消失了六年的人，如今却以这样的方式穿越时空，轰然出现。他居然把酒醉的老公送回家，再捎带脚进行一次猝不及防的亮相。

040 < 第六章 伤 不 起

米露露所有的不满意加在一起，就是住不起吃不起穿不起用不起买不起花不起。它们可以被概括为三个字：伤不起。

047 < 第七章 最好的闺蜜，捅了自己最深的一刀

米露露很失落。不是因为凌雪比她富足，而是因为六年前心有灵犀的好友，六年后已然变得无法沟通。

066 < 第八章 一份安静甜蜜的普通婚姻生活

这个女人跟了自己四年，她想要的一切，不过是作为女人最基本的需求而已：一套不用每个月被催着还钱的房子、一枚可以不是钻戒的婚戒、一套不用去荷兰拍哪怕只是去河南拍的婚纱照……

080 < 第九章 失意的老公

早上她出门蜷缩在被窝里，晚上她回家猫在沙发里，精神萎靡胡子拉碴，皮肤捂得越来越白，还时不时开口问她要零花钱的男人。你说他能在干什么？

100 < 第十章 时来运转

世界上最有乐趣的事情，不是和美女老师探讨如何做家务活了，而应该是和美女人力资源主管探讨上岗再就业的事情。

114 < 第十一章 请离我老公远一点

你现在的老公是不靠谱，你过得是不怎么样，但请你不要嫉妒我。我只请你离我的老公远一点，请你别有任何非分的想法！

141 < 第十二章 我们离婚吧

对不起，我也知道孩子是无辜的，但，但我们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我无法和一个自己不再信任的人一起生活。

172 < 第十三章 婚久必痒

我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不应该对着另一个结了婚的人瞎想，不不，我也没瞎想，只是你真的很漂亮……

212 < 第十四章 误会

小龙，我和牛凯歌之间什么也没有，真的什么也没有，你听我解释……

227 < 第十五章 离婚，还是放弃？

离婚？眼下就和凌雪离婚？她真的把孩子拿掉怎么办？可不离婚，又怎么去向米露露表白？表白？什么时候表白？

233 < 第十六章 一对狗男女

男的半裸躺在沙发上，女的着吊带装坐在旁边，浑身湿漉漉的还在滴水，显然是刚洗完澡，而两只玉手就摸着此男的两块胸肌！

249 < 第十七章 疯了，全疯了

她刚刚被她前任老公打了一耳光你知道吗？你怎么可以忍心再去伤害她！扔皮包，还要扔凳子，你争这口气干吗啊！

第一章

暴 富

长年恨铁不成钢的老公倪小龙，突然就成钢了？突然就能赚大钱了？我这悲催一族嗖地成中产阶层了？

婚姻像花儿一样

米露露赤裸裸站在浴室里，手中捏着香水瓶，望着镜中的自己。镜中的她，一副翻身农奴把歌唱的狂喜，与小人得志的表情有一拼。

长年恨铁不成钢的老公倪小龙，突然就成钢了？突然就能赚大钱了？所以我这悲催一族也就嗖地成中产阶层了？米露露兴奋得发抖，她感觉到每一粒指尖都在震颤，好像有很多小蚂蚁正兢兢业业地在咬着自己，麻麻的、痒痒的。

她想：老娘终于苦尽甘来，要过幸福生活了！也能很爽地睡到自然醒，也能在高档商场里大包小包来血拼，也能开着拉风的汽车去兜风，也能赶紧把房贷彻底还清……总之有无数“也能”。

想到这儿，米露露有 0.1 秒的眩晕……我该不会是做梦吧。她迅速在自己胳膊上狠狠掐了一把，立即疼得“哎呀”一声尖叫，于是本来握在手里的香水瓶快乐地飞了出去，随着咣的一声，瓶子扎扎实实碎了一地，浴室里顿时芳香四溢。

米露露彻底踏实了，倪小龙是真真切切要荣升公司副总了，从此以后能挣大钱了。虽然米露露数学很差，但她还是用计算器算明白了：从前的家庭财政收入，每年还不到七万元，但根据倪小龙升职之后的收入来计算，即使保守点，明年的家庭财政收入也将达到六十万元，也就是说明年将比今年同比增长 757.1%。

瞧这发展速度。六十万，对于米露露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其实对于真正的有钱人来说，只是他们戴在手腕上的一块高级手表，用来装杂物的两个名牌包包，吃了拉了擦了冲了的三只阳澄湖大闸蟹，可在米露露的字典里，这就是“暴富”。自此以后，小两口就高举旗帜走进了新时代——老公能挣老婆会花的新时代。

“什么又打碎了？没事吧？”卧室里传来倪小龙的声音。这声音是目前最能让米露露踏实的好声音，中国好声音都没有它动听。

“没事，没事没事……”米露露慌乱地答应着，使劲咬了一下嘴唇，“老公前天才狠狠批评过我，要我做个细心的好女人，这老毛病怎么又犯了呢！”

米露露惭愧地蹲下身，开始收拾满地的碎玻璃。她的样子哪像是在捡玻璃碴，倒像是采茶女采茶，一粒一粒地采摘着幸福和希望。幸福和希望被她采进脚边的塑料袋。

然后米露露开始用手指蘸着地上的香水，在身体上涂抹。她已经有 N 年没搽过香水了，没什么特殊原因，就是不喜欢，但倪小龙喜欢，所以她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米露露终于把自己抹得香喷喷之后，开始画眼影。随着她的眼皮一点点变绿，她的脸颊开始一点点变红。除了当初在舞台上唱歌之外，这可是米露露第一次在生活中画如此明艳、如此作风败坏的眼影。画上这种眼影之后，她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着急忙慌正在发情的大青蛙。可倪小龙喜欢大青蛙，于是米露露决定今天晚上就蹦进卧室再蹦到床上，然后把快乐的丰收之歌从黑夜直唱到黎明。

三天前，米露露打死也不可能这么做。

三天后她就变成了现在这个贱贱的样子。

这是多么神奇的三天啊。

三天，倪小龙从屌丝老公变成了高富帅，所以米露露也必须赶紧变成白富美。

第二章

乐极生悲

他先是从策划摇身一变成了副总，然后从副总摇身一变，成了公司里唯一被开除掉的副总，同时还是公司里唯一干了五年被开除掉的策划。

香喷喷的大青蛙正在忙活，可倪小龙却一点也兴奋不起来。他没沮丧得跳楼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本该荣升副总的他，今天被公司果断开除了。

这神奇的三天中，他先是从策划摇身一变成了副总，然后从副总摇身一变，成了公司里唯一被开除掉的副总，同时还是公司里唯一干了五年被开除掉的策划。

双料头衔啊。

策划可以不当，副总可以不干，被辞退真的不堪。不堪之处在于，老婆希望幻灭，自身荣誉尽毁，生活彻底完蛋。

想到这，倪小龙用力抡了自己一耳光。一半原因是仇恨，恨自己亲手就把烤鸭当和平鸽给放了；一半原因是侥幸，想试试自己是否做了噩梦。

“啪！”“哎哟！”灼热迅速从倪小龙的右脸扩散，随后是半边脑袋过电似的发麻。下手之重，以至于他把自己都打急了，想还手。

疼痛对倪小龙说：很遗憾，你活在真实世界中。

“老公怎么啦？”浴室里传来米露露的声音。这声音如此娇柔可人，根本就是一个新老婆嘛。

“没事没事，一只蚊子！”倪小龙回答。

他倒宁愿米露露一如既往地用大嗓门说话，不要为他做任何的，哪怕是一丁点的改变。这种改变他承受不起啊，我倪小龙现在已经没资格享受你米露露的这番待遇了啊，你比以前更粗心、粗暴、粗野、粗糙、粗犷都行啊。

“暂时还不能让老婆知道这事，得先瞒着她。”倪小龙想，“唉，这三天能重来一遍就好了……”但这三天已既成事实，被评为他目前人生历程中最悲催的三天。

他目前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来，然后存活下去。

“只能和命运光着膀子干了！”倪小龙想。

米露露对镜子里的自己很满意。脸上涂得红红绿绿，身上穿着蕾丝豹纹比基尼，腿上裹着黑色网眼连裤丝袜，脚上蹬着十六厘米金色镶钻防水台高跟鞋，真是充满情趣哇。她很确定这就是倪小龙在卧室想要的 style。

米露露已经适应了自己的新形象，却还没适应自己的高跟鞋。鞋跟太高，所以双脚酸软，双腿酸困，所以步履维艰。

这时候她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弯腰去捡那个装着碎玻璃的塑料袋，可是她做了。于是她脚下一软，身体狠狠向地面砸去，“咕咚”一声闷响，她横倒在浴室的地板上，紧接着就是“刺啦”一声，米露露清醒地意识到：比基尼吊带断了！她想要翻身坐

婚姻像花儿一样

起来，却一屁股坐在了塑料袋上，碎玻璃立刻钻出来，狠狠咬了她屁股几口。惨了，丝袜和屁股都破了！

她想：老娘一晚上的心血就这么毁了！

半晌，米露露沮丧地从地上爬起来。得，只能来自自然美了。她在胸前围了一条浴巾，走出浴室。腿疼屁股疼，穿着高跟鞋的脚疼，所以米露露步履蹒跚，一瘸一拐地走向卧室，很悲壮。

卧室里的倪小龙正在想自己的操蛋事，很悲伤。他不敢面对米露露，真想翻窗逃掉了。

可米露露进来了，她轻轻靠在门框边，刚才糗得像屎壳郎，现在优雅得赛天仙。这时候天仙胸前的浴巾突然滑落了，别忘了她脸上还红红绿绿，身上还穿着蕾丝豹纹比基尼小热裤呢，倪小龙看呆了。据说人在超紧张状态下会产生超强的欲望，倪小龙大概就是，没等米露露反应过来，他已经凶猛地扑了上去。两秒以后，两人已经在地板上滚作一团。

过程到底如何，倪小龙已进行了选择性遗忘。

反正米露露整个的感觉就是腿疼，脚疼，屁股疼。

“要是没摔跤就好了……”进入梦乡之前的最后一秒，她这样想。

这一夜是怎么度过的，倪小龙不知道，只觉得一会儿坠入海水，一会儿登上火山。

有几次他从梦中惊醒，真想一五一十彻底向米露露交代实情，可就是没有勇气。他认为让老婆梦碎，好比犯罪，所以他制定的战术就一个字——装。

他想：假装一切顺利，同时开始拼命寻找新工作，找到工作以后，再把这一切告诉米露露。不然那还能怎么办，总比眼下把老婆从天堂直接拍进地狱强吧。

太阳照常升起，所以倪小龙照常走出家门。

“老公，早点回来。”米露露倚在门边，探出半个头，冲倪小龙莞尔一笑。

倪小龙心中一紧，努力挤出笑容，目光却不敢与米露露触碰，“今天可能会比较忙，晚饭就不要等我了。”倪小龙话还没说完，已飞快地转身，大步流星逃出了米露露的视线。

倪小龙走到楼梯拐角处，坚硬的楼梯瞬间变得酥软起来。他慌忙按住扶手，嘴角骤然掉了下去，没哭，却比哭还难看。

此时的倪小龙没时间去细细难受，他首先要做的是赶紧打电话给苏羊，告诉她自己想了一宿并且已经实施的计划。

电话刚响了半声就被接通。

“怎么着了啦？急死我了啦！人家也不敢把电话打给你。”电话那边传来苏羊急切的声音，“嫂子骂死你了吧？”

苏羊是倪小龙的表妹，一个时尚漂亮的妹纸。大学毕业后从老家来到B市，住在了倪小龙家里。昨晚，她找借口躲了出去，想要留给倪小龙和米露露一方战场来解决这急速升迁又火速失业的家庭大事——顺便补充一句，倪小龙三天之内过山车般的经历，她功不可没。

“哎，我根本就敢没告诉你嫂子，你也要先替我保密。记住，千万别说！我是这么打算的……”接下来，倪小龙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告诉苏羊。

“哦了哦了，只要你不说，我这里绝对OK啦。这件事你可不能怪我哦，前天晚上人家本来是想给你庆祝的，没想到你却喝醉了。”苏羊好像比倪小龙还委屈。

“没有，哥哥哪能怪你啊，都是我自己的问题。今晚照常回家睡啊，昨晚在同学家睡得还习惯吧？”倪小龙反倒开始安慰起苏羊来。

“还好啦，就是床板有点硬。而且那个同学晚上还磨牙，好烦喏。”苏羊一向娇滴滴。

“没事，今晚回家睡就好了，对了，千万别和你妈妈说啊。你妈妈肯定会告诉我妈妈，她老人家知道了肯定得完蛋。”苏羊的妈妈和倪小龙的妈妈是亲姐妹俩，倪小龙得再次叮嘱一下。

“好啦，在你找到新工作之前，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那你白天怎么办呢？”苏羊问。

“这还能难倒你哥我？有的是地方！一直上班没时间休息，这下就当趁机度假了！你放心吧。”倪小龙向来嘴硬。

倪小龙挂掉电话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大街上。

人们来来往往，有的行色匆匆，有的慢条斯理，除了倪小龙之外，全世界人民好像都非常清楚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去哪呢？我得先找工作啊。”他想。

此前，倪小龙每月的工资虽然只有四千块，但可别小看这四千块，它是这个小家庭的多半边天。四千块的其中一半可以用来还房贷，剩下的一半可以应付煤气水

婚姻像花儿一样

电吃穿交通，等等。而米露露的两千多块钱薪水，就成了这个小家庭的净利润，可以挥霍掉一些来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需求，比方说，大快朵颐地去吃吃几十元的海鲜自助，比方说，因为下雨不想挤公交而改为一次奢侈的打出租车。至于剩下的钱，两人会将它们存起来，所以每个月家庭储蓄卡上的数字也号称会有所变化。但与其说这阳痿不举的数字是财富的积累，倒不如说那是一种象征性的心灵安慰——瞧，咱们的存款又多了一些！努力加油啊！按照这种速度，咱们一百年以后就是百万富翁啦！

算得没错，可前提条件是米露露和倪小龙都得不死不病不失业不生孩子不赡养父母，扛到一百三十岁的高龄才能达到，而且还不能出现通货膨胀。

所以他得先找工作。

倪小龙在网吧里一气投了几十份简历，每一份简历都承载着他的希望，被光纤输送到远方。倪小龙对其中一个职位寄予厚望，那个公司在招聘策划总监，虽然看上去职位不如副总经理高，但毕竟和倪小龙专业对口。更重要的是，公司名字听上去很有气魄、很有发展：环球文化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的名字往往代表着老板的视野和心胸，或者某些方面的特质。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哪。”倪小龙想，“难道这就是上帝为我打开的另一扇窗？”

但在窗户没打开之前，倪小龙还得寂寞地流浪。

该去哪呢？倪小龙脑子里想着想着，双脚却已经把他带到了从前上班的写字楼下。

这是一栋通体用蓝色玻璃幕墙装饰的建筑，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像是一颗无数克拉的钻石。倪小龙曾经的上帝就住在这里，拿捏着他的经济命脉，掌握着他的命运人生。这个上帝就是他之前的老板——王见天。

倪小龙觉得这个名字很深刻很有玄机，也再次认识到了一个人姓名对自己的重要性。

现在，谁说名字不重要倪小龙会跟他急。如果名字不重要，成龙为什么不一直叫陈港生，冯德伦为什么不一直叫冯进财，杨钰莹为什么不一直叫杨岗丽？

王见天这个名字的玄妙之处就在于，它让老板自个见到天日，让其他人不见天日。

王见天先生成功了，至少他当上了近百号员工的老板，至少他有一个情妇，至少他开着奔驰，而且还不用为房贷发愁。

倪小龙在这颗钻石里已经为王老板工作了好几年，钻石王老板承载了他对未来

的所有希望。一直以来，他都觉得钻石和王老板是一种颇具灵性的组合，这组合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奇迹般地把成功那孙子押送到他面前。

虽然每个人对成功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在很多人眼中，倪小龙确实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具体点说，以他的才华，不应该一直是个普通策划职位，不应该一直挣这么点薪水。

公司里，那个喜欢戴大红框眼镜的王小姐，曾是跟着倪小龙脚后跟，屁颠儿屁颠儿甜蜜蜜叫老师的实习生。讨论工作时，她被三百军棍打屁股也崩不出一个屎星子，但只要不讨论工作，却字字能让老板的情妇咯儿咯儿笑个不停。

此女如今已是主管级别——换上了更大框的红眼镜，成了老板情妇的闺蜜。

那个喜欢把三根头发梳成分头的秃顶刘先生，如果写一千字的策划案，能有五百字不知所云，但坚持发邮件与老板交心，早请示晚汇报，早上请安晚上跪安。

此男如今已是总监级别——现在除了邮件之外，他开始用微博随时随地与老板分享心情，分头也抵得更有了型了。

前台的那个妹纸，凶器比柚子还大，脑仁比杏仁还小，但领导一说话就在笔记本上狂记。领导说一句话，她能写半页纸。

此妹纸如今已被调岗至策划部门，成为和倪小龙平起平坐的策划。

现在领导说一句话，她能写两页纸了。另外凶器已堪比西瓜，脑仁已堪比芝麻了。

成功的理由各不相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法宝勇攀高峰。

24小时前，倪小龙曾经攀上过一个不高不低的山峰。

24小时前，他牛逼哄哄。

可成功千呼万唤始出来，成功却又风驰电掣般滚边去。

倪小龙甚至不敢回忆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而那一切只有缺心眼的人才能做得出来。

前天晚上，也就是老板要宣布他升职消息的头天晚上，他亲爱的表妹苏羊死活要为他庆功，策划了晚餐、卡拉OK、宵夜等丰富多彩的一条龙节目。米露露因为培训中心晚上有课，没能莅临现场。所以倪小龙和苏羊，以及两人所有能叫来的朋友欢聚一堂，得以尽兴发疯，不打折扣地狂欢了一把。

米露露拼命打电话想要提醒倪小龙不要玩得太晚，可是喧哗声盖过了手机铃声，倪小龙和苏羊都没有接听电话。

等倪小龙和苏羊回家的时候，已是深更半夜，不，应该说是凌晨更准确，凌晨

婚姻像花儿一样

两点。

整个活动虽然是苏羊策划、苏羊请客，倪小龙埋单，但倪小龙很满足。就算埋单透支了倪小龙的信用卡，他也很满足。满足于被朋友们刮目相看，引以为傲和竞相吹捧。那是一种站在万人中央，享受那万丈荣光的美妙感觉。

不美妙的感觉是倪小龙醉了，而且第二天倪小龙迟到了，迟到了半小时。

当他忐忑不安地冲进会议室的时候，所有人向他投来了异样的目光：有的不可思议、有的莫名其妙、有的幸灾乐祸、有的怜悯叹息，但都可以统统概括为目光诡异。

倪小龙铁青着脸，那是尴尬和睡眠不足的反应。

王见天也铁青着脸，那是愤怒和出离愤怒的反应。

王见天抬起眼皮扫视了一眼大家，视线巧妙地跳过了刚刚坐下的倪小龙，仿佛他就是一团透明的空气，根本不存在。

倪小龙边说“对不起，对不起”，边飞速把包包里的东西在桌子上一字排开：红色笔、蓝色笔、笔记本、笔记本电脑。眼看王老板张开嘴巴就要说话，倪小龙赶紧拿起笔，准备记笔记。

“好，就按照刚才的布置，”王老板说话向来铿锵有力，“大家忙去吧，散会。”

酒精让倪小龙的反应有些迟钝，他郑重记下了王老板的话并细细品读：“好……就按照刚才的布置……大家忙去吧……散会。”

倪小龙温习第三遍的时候才理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会开完了？”

他蒙了，“散会了？散会了？就散会了？还没宣布我……”他终于还是没说出来下面这句话——还没宣布我升职呢！我要升职！我要升职！

他焦急地寻找着别人的目光，希望能从某个眼神里读到某些信息，可除了李百草尴尬地看了他一眼之外，其他人都目不斜视，目光齐刷刷直视前方，宛如僵尸列队。

片刻，偌大的会议室里空空如也。只剩下倪小龙一个人在发呆。等他确信这不是梦境之后，才慌忙追了出去。

他冲到王老板办公室门前，抬手就要敲门却又慌忙停住，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如何解释。

等他挖空心思组织好语言，并在心中彩排数次，胸有成竹要敲门的时候，李百草开门出来了。

说起来，倪小龙与李百草颇有缘分。大学里，倪小龙是李百草的同门师兄，比他大两级；社会上，两人在同一个公司的同一个部门工作。李百草从做实习生，到

策划助理，最后成为专职策划，一路上为倪小龙保驾护航，无私帮助，战功赫赫。

从专业上来说，倪小龙喜欢这个颇有灵性的师弟。从个人感情上，倪小龙喜欢李百草的温和乖巧，甚至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这样的亲弟弟。

不过弟弟总归是弟弟，倪小龙不惜对他谆谆教诲的同时，也喜欢拿他开开玩笑。李百草也非常明白“闻道有先后”的道理，而且自己能有一天，也多亏了倪小龙，所以无论倪小龙怎么拿他开玩笑，也都是毕恭毕敬、心甘情愿。此外，他会在工作时称呼倪小龙“倪哥”，私下里称呼倪小龙“师哥”，看起来很顺服的样子。

“你，你，倪，倪……”李百草从王老板的屋子里出来，猛然见到倪小龙，有些紧张，“倪，小龙？”

“哦，百草。”倪小龙刚想询问早上开会到底发生了什么，突然意识到李百草对自己称呼的转变，一片巨大的乌云瞬间出现至头顶上方。以前每次出现这片乌云的时候，都有倒霉的事情发生。

“你……你叫我……什么？”倪小龙问。

李百草稳了稳情绪：“我叫你，倪小龙。”这次他吐字清晰标准，貌似可以获得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

倪小龙的头嗡的一声，眼前的世界迅速向远处退去，李百草的声音似乎来自一个遥远的星球，那个星球被李百草叫做“翻天覆地”，被倪小龙叫做“忘恩负义”。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如今在倪小龙的记忆里都是或长或短的片段。

片段——

倪小龙和李百草默不作声地走到楼梯间，纷纷点燃香烟稳定情绪。

李百草率先开了腔：“马上就要推进这个项目了，分管创意的副总位置再不能空缺了。刚才开会的时候，王总宣布暂时由我来担任。”

“什么？你担任创意副总？”倪小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

“是，是我。”李百草使劲吸了一口烟，不高兴了，语气逐渐变得慷慨激昂起来，“小龙，我是担任了你原本要担任的职位，我也有这个能力，这是王总临时的决定。而且根源在于你没珍惜这个机会。王总早上等了你二十分钟，一开始还主动替你开脱，说有可能是堵车，可为什么别人不堵车？别人都是坐直升飞机来的？既然你不把这个职位放在眼里，所以王总才要我担任。王总绝不能容忍这么一个不守时不尊重大家的人做公司的创意副总，而且公司已经接下大品牌的单子，刻不容缓，你不能耽误大家的时间，耽误王总和别人赚钱。所以从此我担任创意副总，你继续在

婚姻像花儿一样

原岗位不变。”

倪小龙瞠目结舌地望着李百草，觉得以前根本没见过这个人。比起得知自己不能晋升，倪小龙对李百草当下的状态更加感到眩晕，一是对自己和王老板称呼的突然改变，二是他说话盛气凌人的态度。

以前私下的时候，倪小龙和李百草都管王老板叫“羊驼”。

因为羊驼被大家亲昵地称为草泥马，因为草泥马……草泥马这个不用解释了吧？可恨的是李百草不但在刚才的陈词中连用了五次“王总”，而且直接叫他“小龙”，说话的口吻也仿佛他的领导兼人生导师。

李百草不是自己的弟弟吗？他不是一向温和谦逊吗？就算升职了也不至于这样吧？！

这也太，太羊驼了！

倪小龙心中的无数小火苗向一个中心猛烈聚集，迅速组合成一个大火球。

“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倪小龙问。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跟你说话？”李百草反问。

片段二——

倪小龙和李百草点燃第二支烟。

李百草猛烈地噙着香烟，像一个垂死的病人歇斯底里吸着氧气。

“倪小龙你知道吗？我忍你很久了。是，你是比我大两届，是比我先进这个公司，可这又能怎样？论资排辈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靠的是综合实力。综合实力你知道吗？你以为自己比别人有才华有创意就可以了吗？是，你是写了这个广告策划案，是帮公司争取到了眼前这个大单。为了奖励你，王总把空缺了好几个月的创意副总的职位给了你，可你有领导力吗？——你没有。你懂得社会心理学吗？你知道如何尊重别人吗？——你不懂。今天早上对你来说是多么重要的时刻，你都不珍惜，这很说明问题。昨晚喝酒了吧，现在还浑身酒气呢。这么大岁数还喝酒误事，这就是你能力最好的证明！”

倪小龙被李百草的气势轰炸得有点不知所措。

小猫咪一夜之间变成大老虎，搁谁身上都反应不过来。

“你，你，你怎么突然变了？”倪小龙气得浑身发抖。

“变了？变了就对了。我总不能一辈子跟在你屁股后面，辛辛苦苦写的策划案总被你骂‘狗屎’吧。屁股决定大脑，以前你不给我留面子，现在轮到我了。呵呵。”